

“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ng and writing oral history of "Lingnan Story"

杨东, 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口述历史采写是通过访谈、记录等方法来获得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 具有真实性、生动性、地域性、人文性等特征。它与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相关, 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通过口述历史采写来发掘岭南故事, 可以考察、记录与反思岭南社会生活, 激活地方性知识, 也可以建构更立体、更真实、更富有人文温度的岭南形象, 为个体和社群提供历史连续性与文化根脉感。同时, “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还能够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为地方文旅事业贡献力量。“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是具有深刻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综合性文化工程, 能够推动岭南文化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发展, 需要通过长远规划、持续投入、多方协作, 将其落到实处。

Abstract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writing is a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hat obtain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rough interviews, recording, and other method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uthenticity, vividness, regionalism, and humanity. It is related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history, sociology,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and has important disciplinary value. By exploring Lingnan stories through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writing, we can examine, record, and reflect on Lingnan social life, activate local knowledge, and construct a more three-dimensional, authentic, and humane Lingnan image, provid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ith a sens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roots. At the same time,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writing of "Lingnan Stories"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provin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writing of "Lingnan Stories" is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project with profound disciplina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ulture. It requires long-term planning, sustained investment,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o implement it.

关键词: 岭南故事; 岭南文化; 口述历史; 地方性知识; 文化认同

Keywords: Lingnan Stories; Lingnan Culture; Oral History; Local Knowledge; Cultural Identity

一、引言

中国的岭南地区北枕五岭、南濒南海，包括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区域。这里属于亚热带、热带，在地理环境上具有一定共性，但与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较大差别。这里是汉族、壮族、瑶族等各民族世代生息的热土，也是与海外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广州等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近现代以来，它们不但是我国对外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还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与实践先行区。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在古代至现代的漫长历史中不断交融共生，孕育出极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形成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三大民系文化。

岭南地区彼此之间存在密集而深刻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一个具备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区域，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与文化单元。在文艺领域，就必然会产生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社会记忆，生成与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变迁、个体生活相关的各类叙事，也就是“岭南故事”。能被称为岭南故事，就应当满足以下内涵：首先，它发生的地域范围为岭南地区，聚焦岭南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与文化特质；其次，主要反映岭南民众的社会生活，既可以开展战争记忆、改革开放历程、侨乡历史等宏大历史叙事，也可以着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等微观个体叙事。再次，应当凸显岭南特有的精神品格、岭南气派。独特的自然地理、移民历史、商贸活动、族群互动以及持续对外交往，共同塑造了岭南文化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岭南故事应当以此展示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奋斗精神等核心价值。

岭南故事是岭南文化的鲜活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中原地区来说，正统史籍对岭南文化的记载不够全面，往往聚焦于王朝更替、战争、灾害等重大事件，关注帝王将相或上层精英人物，或者以边陲叙事的视角，把丰富多彩的岭南风物简化为具有猎奇性质的点缀性记载。此外，这些史志也常常忽视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情感追求、技艺传承等等，他们在历史洪流中处于失声状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如何保存、解读并激活蕴含在岭南故事中的地方性知识，如何避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被同质化叙事稀释又成为新的挑战。在这些方面，关注本土、立足民间的口述历史采写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而以“岭南故事”为主题组织各类社会力量进行口述历史采写亦势在必行。相应的，开展“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时，口述历史如何改变岭南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增量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

二、从口述历史发现岭南：方法与特征

口述历史是以口头叙述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方法。采写者通过访谈、记录等方式，收集、整理个体或群体的口头叙述，了解其亲身经历、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转化为文字、录音、录像等可保存、可传播的史料载体。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和有人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一样历史悠久，并把西方口述历史的传统上溯至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方式，而东方口述历史则从三千年前的中国周朝时期发端。但直到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内文斯才提出了口述史这一名词，他说：“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杨祥银，2004，第1页）后来亚伦·内文斯创建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也意味着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正式走上学术舞台。

历史研究的疆域因此扩大。今天的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已经涌现出众多学术成果，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曾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的唐纳德·里奇出版有《大家来作口述历史》和《牛津口述史手册》两本重量级著作，总结了基本的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撰写了《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系统阐述口述历史的概念框架与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研究与采写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发展起来，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口述历史应用研究以及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口述历史采写研究等等都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也为“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口述历史采写的工作流程大致为：首先确定采写方向，形成采写团队。口述历史采写属于学术活动，团队应当以熟悉当地方言与文化、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员为基础。他们接受严格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

法培训后,懂得相关的访谈技巧、设备使用、学术伦理、资料管理要求等等,可以正常开展深度访谈与田野调查,具有问题意识和一定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采写活动的顺利进行。其次结合学术价值与社会关切,提前做好背景研究和议题设计。议题可以聚焦特定历史条件或特定群体、特定地域,也可以是更开放的生命史访谈,让讲述者自行决定叙事的重点与框架。无论议题侧重如何,采写前都需要拟定好提纲、联系相关人员并建立信任。接下来进行口述历史采写,采写者应当深度倾听、及时就重要问题或表达未清晰的问题进行提问,尽量保证采写信息量和质量。访谈后,采写者需要及时整理出逐字稿。采写者的工作内容并非简单的倾听与记录,唐纳德·里奇(2006,第3页)说:“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既然是回忆和评论,就难免存在主观性的内容,采写者应根据所开展的调查对其中敏感或重要事项作出必要注释。撰写摘要、完稿后,还要做好相关材料的归档,对音视频文件进行数字化保存和编目、备份,确保文字和图像资料的可获取性与可利用性。

结合“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来看,它能够在增强岭南文化软实力上发挥作用,是因为其具有真实性、生动性、地域性、人文性等特征。口述历史采写以真实性为基础,可以从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民俗民生、侨乡记忆、改革开放等方面取材,具体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民间商贸、工艺技术、村落变迁等方面的种种内容,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不同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变迁与发展面貌。正因为有真实性为保证,“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才能够通过记录岭南千姿百态的民间生活来弥补文献史料的局限。比如岭南瑶民、疍民(水上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师公戏、壮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这些内容在官方史志中往往语焉不详或者流于表面。而“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此构建岭南民众的集体记忆,刻画敢闯敢拼的岭南文化精神。在生动性上,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以史料堆砌、事件梳理、钩沉辨析为主,多较为枯燥、严谨,而口述历史采写收集来自日常生活的鲜活史料,描摹个体的亲身经历,多具有生动的细节、真挚的情感,可以还原历史现场的肌理与温度。同时,口述历史采写通过以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个人叙述,便于进行跨媒介叙事,实现文字、图像、影视等多维联动,也更能唤醒读者的感官、情感和想象力。在地域性上,“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对象、内容均来自岭南,与岭南地域环境、民俗风情、文化特质深度绑定,具有鲜明的岭南印记,可以保存、解读与岭南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特定群体在长期与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认知与实践体系,它影响着区域形象与文化认同。口述历史采写可以凸显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民间性,激活岭南文化的活力。当然,岭南地区具有多元的文化色调,岭南文化的地域性与其多元特质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在人文性上,在全球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众生活方式日益趋同,“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个体视角相结合,将时代变迁、家国情怀与个体浮沉、生活百态相结合,刻画岭南品格,展示人文关怀。它还可以有目的地采写与新时代岭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历程与宝贵经验有关的故事,发挥自身的思想引领价值。

近年来,岭南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口述历史已经成为研究岭南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工具。以中国澳门为例,不仅建立了澳门口述历史协会,近年出版的口述历史相关著作即有数十部。其中有《众声平等: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李向玉主编,澳门理工学院,2013)这样进行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也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澳门口述历史丛书,包括《艺匠神工:大昌佛像店里的人生故事——曾德衡、曾德荣访谈录》(邓晓炯,2022)、《今生瀚墨昨生缘:凌稜访谈录》(宋蕙芸、邓晓炯,2020)、《摄影人的光影之旅:黄东明、谭启汉、欧平访谈录》(季伟娅,2019)、《从成功的教师到著名的作家:邱子维访谈录》(宋蕙芸,2018)、《从教逾半世纪的“地理王”:黄就顺访谈录》(季伟娅,2017)、《空中传声卅三载:播音艺术家梁送风访谈录》(邓耀荣,2016)、《澳门历史的见证:陈大白大半个世纪的回忆》(蔡珮玲,2015)等多部以访谈为主的著作。蔡珮玲与林发钦对澳门口述历史贡献尤大,前者陆续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宋皇朝赵氏家族与澳门》《昔日中秋在澳门》《澳门的水井和水源》《圣木十字架儿童合唱团(澳门鲍思高儿童合唱团)》《神功戏与澳门社区》《从头细说澳门的水上人家》等口述历史著作,后者则对澳门民间生活展开了全面的描摹,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推不走的回忆:澳门街头小贩口述历史》《邻里杂货:澳门士多店主口述历史》《百年节诞:澳门庙宇文化口述历史》《一纸风行:澳门报贩口述历史》《小店忆旧:澳门老店号口述历史》《海岛民风:澳门路环老街坊口述历史》《龙环春秋:澳门氹仔老街坊口述历史》《旧区小店:澳门老店号口述历史》《行针步线:澳门制衣工人口述历史》等一整套口述历史丛书。这些丛书覆盖面广,涉及多个行业,内容丰富,配合大量老照片,堪称澳门口述历史采写的典范。从以上澳门口述历史采写成果可以看出,包括澳门在内的岭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密集、社会繁荣、文化昌盛,口述历史采写大有可为。不但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这样的重

大历史事件为选题,或者关注作家、摄影家、教育家、播音艺术家等杰出人物,也可以把目光转向老街坊、小店主、街头小贩等普通百姓。推动口述历史采写的可以是文化局、档案馆等政府部门,或者出于学术研究目的的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澳门管乐协会、澳门上架木工工会、澳门中华教育会等社会团体也组织出版了相关口述历史著作。以上口述历史相关著作多出版于近二十年间,意味着各机构、学者搜集整理口述历史的意愿有所增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述历史著作中表现出清晰的平民性。林发钦等主编的澳门口述历史丛书分别对澳门街头小吃摊档十四位摊贩主、十一位澳门士多店主、九位澳门报贩、十位氹仔老居民、二十位澳门制衣工人、澳门旧区“草堆街”“新桥区”等街区中的二十家小店等展开访谈,可以看出其将采写对象瞄准普通人时,给予原本的边缘群体以发声机会。

口述历史刚刚走上学术舞台时,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它所面对的主要是精英人物、上层人物。“在当时那些并不认可口述历史价值的传统美国史学家看来,口述历史唯一值得记录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首脑人物。”(杨祥银,2016,第105页)即使倡导“自下而上”地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唐纳德·里奇,“就其本人的口述历史实践来看,里奇自始至终都聚焦于美国的精英和领袖人物,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宋平明,2022)。在当代中国,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早已放下身段,不但可以有计划地访谈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或特定文化的承载者,还可以把视线拓展到普罗大众,关注普通的社会建设者的经历与感受。程中原说“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程中原,2005),那么普通百姓作为国家建设、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也可以成为口述历史采写的对象。以基层人物视角贴近现实、贴近群众,使精英故事与大众故事互相补益,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切合当前中国的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路向。相比之下,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口述历史采写工作还存在大量空间,尤其在展示个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命运起伏与微观应对方面,还有待整体性的规划与实施。

将口述历史方法系统性地应用于岭南故事采写,是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公共参与性的文化行动。通过“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取得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第一手素材,服务区域文化建设,配合文化强省战略的深入推进,为岭南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提供宝贵支撑,展示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冲击下不断调适的韧性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面貌、经济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部的国际形势则波谲云诡,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形势下,“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发掘过去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积淀的揭示者,还要有前沿意识、创新精神,要紧跟岭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潮流,随时代而动,为时代留痕,与创业者、建设者一同前行,在对外文化传播、对抗文化霸权等方面占据高地。“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不但可以助力岭南文化的当代传承,也可以展示中国气派、中国力量,对彰显中国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多学科交叉视野下的“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

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最初集中于历史学领域,目的是通过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应用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但它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天然具有跨学科性,自其登上学术舞台并被广泛运用,影响力已经突破到历史研究之外,受到了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的关注,可以看作这些学科与历史学共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也为口述历史采写和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可以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视角,促进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融合,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在学术层面,“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具有多重学科价值,这些学科之间具有互补性、关联性与协同性,能够对研究对象提供全面、系统的解读,实现不同学科的协同并进。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历史采写从形成之初就是一种历史研究手法,历史学是口述历史采写最核心的应用学科。“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完善了岭南文化研究的史料体系与研究范式,以地域化、应用化、大众化的方式,提高了历史描写的可感性,推动岭南历史研究的本土化、精细化发展。传统的岭南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官方文献等书面史料,这些史料能够理清岭南历史脉络,凸显整体发展概况与重大事件,但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民间文化、基层社会变迁等内容记载较为简略。不同于传统历史书写的线性叙事、宏大叙事,真正的历史场景是多面的、细腻的、具体的,可以通过口述历史采写来感受未被充分记录的历史细节。文献史料是第三人称视角,而口述叙述是第一人称视角。文献史料是“冷”的,

而口述叙述是“热”的。文献史料习惯于去粗取精，而口述叙述则打开了海量的、书面史料未记载或一笔带过的鲜活内容，注重收集第一手的甚至显得粗糙的资料。文献史料通常追求公正、客观、冷静的表述，而口述叙述中则伴随着具体人物的喜怒哀乐、抉择与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命历程，饱含讲述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由于时空限制，“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长于记录当代岭南地区在当前历史节点下的城乡建设、社会风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从微观层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岭南的发展变化。总之，口述历史采写出的“岭南故事”通过个体化的叙事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生动性，补充、矫正与活化正统的书面历史内容，增强了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化视角，丰富了岭南历史的研究体系，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岭南当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关注社会结构、文化意义与人的行为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口述历史采写关系着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转型，可以描摹地方社会与文化网络，提供进入地方社会深处的钥匙，可以为社会学、人类学提供宝贵的研究素材、新的研究视角乃至理论创新的契机。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迁徙、交汇、融合的走廊，民族成分多样，还存在着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社会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来关注其中的社会互动、结构关系、文化变迁以及社会整合问题。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经历了从近代社会变革与侨乡形成，到现代改革开放、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变迁。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商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乡村生活到都市生存，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当代岭南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是前所未有的。以此为契机，“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通过访谈活动了解社会阶层流动、城乡关系演变、族群边界消长等动态过程，体会大众在当代社会的改变与困境，以丰富翔实的材料为社会学研究提供鲜活案例，勾勒个体与家庭、邻里、社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示现代的城市化、个体化生活方式下的社会关系变化提供帮助，深化集体记忆形成、身份认同构建、乡土情怀与家园意识生发等方面的认识。研究者还可以采写侨胞、海外同胞的事迹，分析岭南侨乡的跨国社会关系，丰富对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与群体互动的认识。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更好地将宏观视角与微观命运相结合，体会时代背景下乡土人物的生存智慧、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培养对家乡历史文化的兴趣，产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爱国主义和人文素养教育。传统高校教育内容多注重理论知识，对地域文化关注不足，教学活动中也缺乏实践性、互动性，导致学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而对学校教育来说，“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将岭南文化、历史变迁、群体生活等融入教学，能够弥补传统课程内容的局限，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岭南历史、传承岭南文化，凸显学校教学的实践性、针对性与时代性特征。通过“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与道德熏陶，激起学生的地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等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社会教育方面，口述历史采写可以产生大量的故事、访谈音频、视频等原始材料，那些具有强烈的叙事性、情感性与沉浸感的影像记录能够给受众以直接、丰富的体验。它们不仅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也可以作为区域文化方面的生动教材，服务于公共教育、展览展示、文创开发等领域，使区域历史文化学习体验变得鲜活、具体、可感，为社会教育、公共教育提供新的支撑。总之，“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为高校人才培养、地域文化认同建构提供实践参考，实现文化育人、社会赋能、地域凝聚的多重目标。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口述历史并非只是对他人叙述内容的简单记录，它还涉及大量材料的调查、文字材料的组织整理。研究者除了需要具备历史学的史料批判素养和社会科学的访谈、田野调查技能以外，还需要进行记忆、创伤、认同等方面的思考，体会岭南地域特质与文化精神内涵，需要将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出版物、纪录片、广播、展览、数字平台）向社会公众传播，这些都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张冰（2022）认为口述史可以用于当代文学教学，“口述史访谈的应用是一次打通代际之间、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学院与田野的障碍的契机”。由于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口述历史采写可以作为一种写作实践课程或特殊的社会与文化采风活动来融入学校的课程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作能力，使他们也参与到口述历史采写的文化工程中来。“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使本地区的民间故事、民俗风情等等浮出地表，采写者以此切实接触当地的民间文学、民俗活动、民间信仰、饮食习惯等各种文化现象，了解各类文化活动背后的仪式过程、权力结构、人物角色、运行机制、象征意义、组织逻辑、变迁轨迹，从而获得丰富鲜活的写作素材，摆脱文学创作素材匮乏的困境。来自社会生活的真实故事能够从材料积累上帮助解决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内容同质化、思想空洞、脱离现实等问题，其中的方言表达、地域习俗描写等能够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与形成地域特色等提供借鉴。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异军突起，口述类非虚构作品是非虚构写作的形式之一。它“要求以交谈和倾听的方式采集写作素材，以对象的口述

内容为创作材料进行创作”（刘小问,2021），可见口述历史采写可以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素材与灵感来源，助力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发展。传统文学叙事多采用虚构、想象等方式，而口述历史采写具有真实、生动、个性化的特征。“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能够为文学叙事提供新的借鉴，丰富文学叙事方式，推动文学叙事创新。

总之，口述历史采写的学科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单一学科的补充与完善，更体现在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理论内涵。“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打破了传统的学术研究的边界，通过口述历史采写打捞散落于民间的记忆碎片，能够获得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等的立体认知，反映一个真实、完整的岭南历史文化图景，从而为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素材与方法，推动学科的创新与发展，使学科建设能够更好地回应岭南地区的现实需求。

四、“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现实意义与实践反思

“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本质上是一种严谨的学术实践，但又并非纯粹的学术活动。它根植社会，面向大众，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对文化传统而言，“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掘、保护与传承，对社会生活来说，“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的意义在于考察、记录与反思。它能够抢救濒危文化资源，构建声音与影像档案，从而抵抗遗忘与遮蔽，实现对历史文化与当代变革的了解和认同，也能够恢复对日常生活的感知，获得对战争、社会动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材料，保存时代见证者、社会建设者的历史记忆，揭示被遮蔽在现代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之下的亮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活应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历史采写为例，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已然面临断裂风险，部分传承人年龄老迈、技艺难续，对他们进行的口述历史采写不仅仅是生命轨迹的记录，也是对其传承谱系、技艺技巧、创作心得乃至文化特色、行业面貌的认知。通过“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声音、影像、数字记忆等多元载体来发掘地方性知识，保存可供反复研究的文本、数字化声音与影像档案，从而与时间赛跑，更好地发挥社区、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的作用。

岭南地区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统一的地域文化认同对于凝聚地域发展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漫长的古代时期里，相比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原文化而言，岭南文化属于边缘文化、弱势文化。近现代以来的岭南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人们对于地方的依附性有所减弱。过去岭南地区曾经与敬天法祖的民间信仰等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文化传统在今天已经多少失去了精神指南的意义，仅仅在团结族群、节庆娱乐等方面发挥着部分作用。而口述历史一方面是个体的、分散的记忆片段，另一方面也是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口述历史整合出的“岭南故事”中凝聚着先辈或当代民众的复杂经历和创伤记忆，它们展示着岭南民众的奋斗、智慧与韧性，能够让读者、后辈感受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生活形态与文化脉络，增进代际深度交流，促进代际对话与理解，重新发现蕴含在乡土中的丰富的情感意义，激发后辈对本地域历史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对抗现代化、城镇化冲击带来的文化迷茫或文化自卑。“岭南故事”中蕴含着岭南人勤劳善良、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尊老爱幼等优良传统美德，这些集体记忆可以为群体身份认同提供历史人文依据，在时代变迁中维系群体的凝聚力。从更高的层面上，“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关注岭南各民系、各民族的民俗故事、迁徙故事、奋斗故事，对于三大民系等不同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挖掘，能够展现岭南文化的本土性与统一性，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消除文化隔阂，构建统一的岭南地域文化认同。

“岭南故事”口述历史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记忆，是地方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软性资产，可以此助力文化强省建设，为地方建设发展贡献力量。“岭南故事”口述历史的采写和研究工作可以服务于当代文旅融合，丰富岭南文化传播内容，为文化游、体验游提供新的故事、氛围乃至IP，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吸引力，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与情感温度。比如在乡村建设上，“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通过发现村史脉络、挖掘乡贤故事、记录传统技艺、整理民俗节庆等激活乡村文化底蕴，为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提供内容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是灵魂，口述历史采写能够服务于地方发展与公共决策，为打造岭南文化产业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帮助。此外，对“岭南故事”口述历史的整理、阐释与传播，可以呈现出更加立体、真实、动人的岭南形象，增强岭南文化

的影响力与美誉度。比如，岭南地区近代以来有大量侨乡，“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可以记录侨胞的海外经历、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故事，促进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或海外文化的交流，扩大岭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口述历史采写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这在学界已成共识。以高校为例，2008年，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成立，是国内较早成立的高校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十余年来，各高校纷纷成立口述史研究所、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深圳口述史研究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口述史研究所等等，口述史采写与研究已成热点。还有一些高校机构未以口述史研究所命名，但围绕口述史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与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多期口述史研修班，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也系统开展了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可以看出，由高校等机构组织的口述历史采写与研究在数量、影响上都呈现出上升趋势，部分高校已经将口述历史采写纳入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课程建设之中，鼓励学生在寻找访谈对象、设计访谈提纲、开展访谈实践、整理访谈资料、撰写口述文本的过程中，锻炼实践能力，在体验中成长。这种做法的长处在于其一，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其二，提升学生的地域文化素养，增强人才的地方适应性。其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落实育人使命。

根据高校口述历史采写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在开展“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时，还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口述历史采写能够产生更加具体、细致的情感体验，对于克服历史研究的“见物不见人”倾向，书写“有温度的历史”以及活化对历史的理解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传统历史的解释框架，批判其结论、质疑其书写，而是通过个体书写来对文献史料进行印证或补充说明。其次，“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必须在遵循伦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大众可以广泛参与口述历史的采集、聆听与讨论，但口述历史采写的大众化，并不意味着允许低质量、不负责任。口述历史采写是严肃的，涉及一系列专业方法与核心伦理。比如采写者必须向受访者清晰说明项目目的、资料用途、保密条款与权益归属，受访者有权随时退出。采访者需时刻警惕自身与受访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年龄、阶层、教育背景等权力差异，保持谦逊、尊重与平等态度，不可诱导或强加观点。访谈成果应优先与受访者分享，出版时应注明受访者贡献，并考虑以适当方式回馈受访者。只有在坚持伦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采写才能长期、稳定地开展下去。再次，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全面性、可靠性需要记录者通过多种手段去进行调查与确认。口述历史采写对历史印记的再现并非客观的、准确的复现，而是被访谈者综合当下社会语境、心理状态、个体需求等之后再重构出的历史记忆，他可能对材料进行筛选、变形、美化或创伤化，其口述乃是对过去的当下建构，而非简单的事实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处境的亲历者，他们看待事物的视角不同、所形成的感受不同，再加上个人记忆和经验的可靠性会随时间而变化，其口述的内容会呈现出斑斓甚至冲突的样貌。口述历史采写者作为倾听者、整理者与传播者，需要调查、研究其他佐证材料，为了保证真实性且取得访谈对象同意时可以对口述史作出必要注释。最后，“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应当协调文化机构、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作为一项需要长远规划、持续投入、多方协作的战略性文化事业来开展，因而必须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成果的转化度。系统性的口述历史项目耗时耗力耗资，需要专业的团队和稳定的经费，还要将海量的原始访谈资料，有效地转化为学术成果、公共读物、教育产品、文化创意，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成为长期的文化工程而非短期的应景之举。

五、结语

从侨胞心系家国、艰苦奋斗的赤子情怀，到普通百姓勤劳善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再到社会精英们奋斗拼搏、建设国家的豪情斗志，“岭南故事”中蕴含着岭南人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口述历史作为“活的史料”，铭记着个体的亲身经历，凝聚出群体的集体记忆，在拓展史料边界、激活底层叙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社会治理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文化强省建设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岭南故事”口述历史采写为理解当下岭南地区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不可替代的视角与素材，可以与历史文献资料互证，展现历史的多元面貌与人文温度，为岭南人文社科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实践路径。

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代，口述历史采写还可以一方面积极拥抱前沿技术，利用各类数字技术实现对历史素材的搜集、管理、分析与呈现，提升口述历史研究的效率与深度，帮助采写工作普遍化、常态化。另一方面为数字人文提供原生性、多模态数据资源，与数字人文的发展相向而行，形成全新的知识生产与公众参与形式。总之，通过全面、系统地搜集口述历史材料，发掘生动鲜活的岭南故事，可以连接历史与当下，以岭南风范、岭南气象来增强文化认同和服务地方发展。让岭南文化精神生生不息，让岭南故事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史诗，口述历史采写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程中原.(2005). 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20-23.
- 刘小问.(2021). 论近十年《人民文学》口述类非虚构作品的形式意义. 新纪实, (6), 23-28.
- 唐纳德·里奇.(2006). 大家来做口述史(王芝芝 & 姚力,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宋平明.(2022). 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 史学理论研究, (4).
- 杨祥银.(2004). 与历史对话: 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祥银.(2016).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冰.(2022). 论口述史访谈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 175-179.

作者简介

杨东, 博士, 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生态文艺学, 岭南文学与文化。

基金项目

广州理工学院校级优质课程“大学写作Ⅱ”(2024XYZK10); 广州理工学院2023年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OBE理念的应用型高校写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3JG093)的阶段性成果。